

〔清〕 胡 齒

素問校義

歷代中醫珍本集成

序

漢志錄醫家言。首黃帝內經。隋志有全元起注內經。已佚不可盡見。今所傳惟唐王冰注本。章句已非全氏之舊矣。然古字古義。尚有存者。明以來傳刻本。尤多淆亂。庸師俗工。習非成是。莫可究詰。續溪胡君。茲甫精研小學。中年多病。留心方書。得宋本內經。用元熊氏本明道藏本。及唐以前載籍。勘正之。多所發明。如飲食有節。起居有常。不妄作勞。全元起注本云。飲食有常節。起居有常度。不妄不作。君謂作與詐同。月令毋或作爲淫巧。鄭注曰。今月令作爲。爲詐讀。不妄與不作相對爲文。作古讀若昨。上與者數度爲韻。下與俱去爲韻。王氏改不妄不作。爲不妄作勞。是誤讀作爲作爲之作。而以作勞連文。殊不成義。又不知持滿。不時御神。君謂時善也。不時御神。謂不善御神也。小雅頌弁篇。爾毅既時。毛傳。時善也。又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。皆謂之。全元起注本云。上古聖人之教也。下皆爲之。君謂下皆爲之。言下皆化之也。書梓材厥亂爲民。論衡效力篇。引作厥率化民。是爲卽化也。作謂者。爲之借字。王氏誤以謂爲告。謂之謂。乃升下字於上句也。字之上。失其指矣。又唯聖人從之。故身無奇病。君謂奇當爲苛。字形相似而誤。苛亦病也。古人自有複語。字本作病。說文疴。病也。下文逆之。則災害生。從之。則苛疾不起。是謂得道上承此文而言。則奇病之當作苛。病明矣。苛疾與災害對舉。則苛亦爲病明矣。又道者聖人行之。愚者佩之。君謂佩

讀爲倍。說文。倍。反也。聖人行之。愚者佩之。謂聖人行道。愚者倍道也。荀子大略篇。一佩易之。往佩或爲倍。是古通用之證。又故聖人傳精神。君謂傳當爲搏字之誤也。搏與專同。言聖人精神專一。不旁驚也。古書專一字多作搏。繫辭。傳其靜也專。釋文。專。陸作搏。昭二十五年左傳。若琴瑟之專壹。釋文。專本作搏。史記。秦始皇紀。搏心揖志。索隱。搏古專字。皆其證。又此陰陽更勝之變。病之。形能也。君謂能讀爲態。荀子天論篇。耳目鼻口。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。形能亦形態。楚辭九章。固庸態也。論衡累害篇。態作能。漢書司馬相如傳。君子之態。史記徐廣本。態作能。皆古人以能爲態之證。並因刊正文字。達其訓詁。別白精密。煥然冰釋。雖於全書尙未卒業。然緒已立。必有廣續之者。壽會嘗論醫家之有內經。博大精深。與儒家之五經同。而無義疏之學。海內學人而知醫者。曷卽王冰之注。輔以全氏逸義。用注疏法。說其聲訓名物。更采靈樞難經以下古醫家言。疏通證明。俾軒岐大業。昭揭於世。不爲庸師俗工所蔽。則君此書其先何矣。因讀君書。附論及之。

光緒辛巳春三月癸亥朔。儀徵劉壽會識於冷城山館。

戶部郎中胡君荻甫事狀

同治十一年。歲在壬申八月十四日。故甫戶部以疾卒於京邸。年四十有八。訃三。培系爲文哭之。君所著內經校義。今刑部尚書潘伯寅先生爲刻於都中。培系以南方學者不易觀。乃重爲刊布。自念與君少同學。長同志。知君最深。刻既竟。因撰次君之行事爲狀。以乞志傳。俾後世有考焉。君諱樹。字荻甫。一字甘伯。號石生。績溪縣城北人。先世三山。公諱舜陟。宋大觀三年進士。歷官徽猷閣待制。贈少師。官蹟見宋史本傳。著有論語。義師律陣圖。奏議文集。詠古詩。三山老人語錄。仲子苕溪公。諱仔。知晉陵縣事。著有孔子編年。苕溪滄海叢話。國朝收入四庫全書。傳至明充寰公。諱思。萬曆乙未進士。官至右僉都御史。巡撫保定等府。提督紫荆等關。官蹟見府縣志。著有督撫奏議。邊垣圖紀。是爲君八世祖。自充寰公以下。入國朝。潛德弗耀。君之曾祖。□□公。諱立三。馳贈儒林郎。祖。時未公。諱仕未。例授登仕郎。贈儒林郎。晉贈朝議大夫。父正暉公。諱尙昱。例授儒林郎。侯選直隸州同知。贈奉政大夫。曾祖母高氏。馳贈安人。祖母許氏。贈安人。晉贈恭人。母周氏。生母程氏。俱贈宜人。庶人葉氏。例封安人。州同公。性孝友。家風貧。慮無以供甘旨。乃棄儒而賈。往來江浙間數十年。遂致饒裕。以好義博施著聞於時。邑有善舉。無不預焉。年五十尙無子。七十有子七人。人咸爲積善之報。君其長也。幼穎悟。父母奇愛之。一日州同公過先君塾中。見其所以教培系兄弟者。心敬異之。乃命君受業焉。君時方九齡。培系年十二。自此以至弱冠。凡讀書作文字。飲食居處。無不與君共之。君沉默寡言。所誦讀不煩督責。先君視之異於羣弟子。年十四。丁生母程太宜人憂。哀毀如成人。早有文譽。年十六七。與邑中知名士。結社相酬唱。辛丑秋。修禊於邑東石照山。繪圖賦詩。君年最少。儕輩皆折服。癸卯秋。先君膺疾。君與培系。晝夜走二十里求醫藥。先君捐館。君縗被就培系兄弟於苦塊中。與同臥起。古所謂心喪於君見之。甲辰君與培系兄弟。讀書郡城之紫陽書院。是歲以古學受知於督學季文敏公。芝昌。補徽州府學生。丙午。偕培系就試金陵。權邦江。覽紅橋竹西諸勝。阻風京口。登金山寺浮圖。培系及半欲止。

君強梓培系手。直窮其類。於是道吳門。銷錢塘。反舟西湖。經月始返。是時購得洪禪存。孫備如。黃仲則。諸先生著述。慨然有志其爲人。備如先生集中有釋人一篇。君博稽古訓。爲之疏通證明。嘉定朱堯甫先生（右贊）見其書曰。某行年五十。閱人頗多。英年嗜學如君。實所罕觀。君益自奮勵。常思發名成業。以顯揚其親。未幾周太宜人。暨州同公相繼棄養。君營葬事畢。乃負笈杭州。從陳陽繆武烈公（梓）習制舉業。君弱冠以前。所作事藝。不甚合繩墨。而時有英銳之氣。至是武烈公教以古文之法。爲時文。君乃大喜。每聞公緒論。條記爲一編。曰。律聞錄。心華手追。務竟其學。己未舉於鄉。庚申春。計偕入都。至清江。道梗折回。是歲二月。專[]京。君居大廈。一夕變爲灰燼。遺業蕩然。杭城旋亦失守。君歸則已無家。乃攜眷奔走浙東西。自是烽火驚天。幾無所託命矣。壬戌杭城再陷。君挈幼子長駒。間關險難。同至蘇州。遇救得脫。旋由滬上附輪船北上。乙丑會試報罷。援例授內閣中書。尋乞假南歸。戊寅會試復不第。乃捐陞郎中。分發戶部山西司。是時仕途冗雜。司員需次甚艱。君資淺無可自見。仍以著書爲事。不妄與人酬酢。體素羸。又以更歷憂患。精力損耗。壬申二月。與培系書云。嘗以風塵馳逐。驗輪駟之鐵。每歲必銷寸許。况以脆薄之身當之。無怪其然矣。某入都來。痔瘡已成痼疾。頻發無休。而他疾之嬰身者。靡月不有。年未五十。與致索然。數年後。便料理歸休矣。人生能得數十卷舌。以俟後。而有佳子孫。以葆守。勝於萬戶侯多多矣。某思之慕之。而東塗西抹。迄用無成。可懼也。此君之絕筆。嗚呼。君固淡於宦情。篤於撰述。其見家竹邨先兄。郝賢舉年丈。皆官戶部。並以絕學名當世。竊冀君踵其轍。天奈何與齒共過。又齒其年。使君仕宦旣不成。著書又不就。徒抱其所遺。而鬱鬱以終。斯人生之極哀已。君少有至性。事父母。愉色婉容。終身有孺子之慕。與諸弟尤友愛。少弟祥麟。以浙江候補府經歷。從戎衢州。積勞成疾。君得耗。促裝赴徯。爲之積藥煎水。衣不解帶者匝月。弟歿。又爲扶柩歸葬。行路哀之。君身教中人。文弱如不勝衣。而遇事有膽略。於所親厚。同患難。託死生。毅然引爲己任。與人交。不爲崖岸。和易溫婉。人以其是親之。然胸中澀澀。不肯隨俗俯仰。嘗歷數交游。私爲籍記。而第其甲乙。培系戲謂曰。君爲月旦評乎。抑爲古今人表乎。君笑謝之。培系與君客繆武烈公。前後方七年。與同門餘燦。同君雙

庚會稽趙君揭叔，陳陽王君西垞，繆君芷汀，釋循昆季，以文章道誼相切磋。數君俱負獨才，然皆愛君，每考古訂今，搜奇選勝，非君在不樂也。一時經學淹通之士，如歸安楊君見山，德清戴君子高，皆與君一見如舊相識。居京師時，潘伯寅先生方官戶部侍郎，引爲文字交。潘氏滂書齋所刻唐釋梵然輔行記，君所校錄也。君之淺例戶曹也。王君西垞厚資之，君歿，潘司農暨家芸相比部，爲之經紀其喪，且爲歸其旅榘及其管屨，又爲刻其遺著。數公風誼爲不可及，亦君之賢有以致之也。君總角能詩，初學太白，稍長自以爲不足傳，遂不復作。駢體文有齊梁風味，亦不多作。先君授以段氏說文注，顧氏音學五書，江氏四聲切韻表諸書，送通聲音訓詁之學。後見高郵王氏書，益篤嗜之。雖在逆旅中，墨積滿案，暇必展卷翫索，每得一義，則怡愉累日。庚申以後，不獲常聚首，然每見輒以所心得者相質證，娓娓不倦。少時所著釋人疏證，左傳服氏注義，通俗文疏證，俱燬於兵火。中年多病，因治醫術，時有超悟。後於都肆得宋刻內經，乃以元熊氏本，明道藏本，及唐以前古書悉心校勘，發明古義，撰內經校義，草創未就。今存數十條，話說精確，其義例略如王氏讀香雜志，又爲從兄印溪校刊。先君溪公，孔子編年，於本書之外，博考先聖事蹟之見於他書者以爲之疏，益釋駭洽。又惟南子一切經音義，均有校本。又著有墨守編正名錄，俱未成。君精刻印工篆書，得秦漢人遺意。三今年者珍之，性嗜蓄書，無下直，輒至瑯琊廠書肆，覓求善本，歸其所好，必購得之。雖典質不少，慙所積至五千餘卷。嘗自言於春秋墓叔向，於西漢墓劉向，欲顏所居曰二向堂，其志趣如此。吾族人丁蕃盛，培系與君自始祖以下十五傳皆同祖，嗣後各爲一支。培系於君爲族叔祖，君幼受經於先君，遂倍相親暱，中更多難倚之如左右手。遇困阨，君恆典衣銜之。培系爲戚某所齟齬，君力爲捍蔽，不避嫌怨。培系性褊急，於內外人已間，每不善處，多致謬。君常婉言諷諭，當抑鬱不自得時，得君一言，輒煥然冰釋，亦不自知其何心也。蓋自少之老，數十年共嘗甘苦，不以榮枯得喪易其心者，惟君一人而已。方謂生爲我飽，叔死爲我巨卿，豈意君竟先我而逝耶。傷哉！君生於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二日，卒葬邑南門外之洪上塘，娶周氏，封宜人。再娶萬氏，子二，長夏恭，識鼓九品銜，周出。次夏駒，園子監生，萬出。女二，俱周出。一適□□□，一適□□□。孫男□

人。慈女□人。夏駒。益守。魁偉。舉止。頗肖君。殆能世其學者。光緒六年。歲次庚辰。八月。族叔祖。培系謹狀。

內經素問校義

續溪胡樹著 紹興袁吉生重校

素問

宋林億等校曰。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。全元起有說云。素者。本也。問者。黃帝問岐伯也。方陳性情之源。五行之本。故曰素問。元起雖有此解。義未甚明。按乾鑿度云。夫有形者。生於無形。故有太易。有太初。有太始。有太素。太易者。未見氣也。太初者。氣之始也。太始者。形之始也。太素者。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病瘵由是萌生。故黃帝問此太素質之始也。素問之名。義或由此。俞氏理初持素目錄序曰。素問名義。如素王之素。黃帝以大神靈。循索先師所惜。著之精光之論。仍復請藏慎傳。古人刑名。入素九丘。素索丘。皆空也。刑病皆空。設之欲人不犯法。不害性。故曰湯液醪醴。爲而不用。樹案全說固未甚明。林說亦迂曲難通。俞氏以索證素是矣。而云素索丘皆空也。雖本劉熙張衡爲說。見釋名。及昭十二年左傳。正義實亦未安。今案素者。法也。鄭注。士喪禮曰。形法定爲素。宣十一年左傳曰。不愆於素。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。遵王之素。素皆謂法。字通作索。六節藏象論。注。入素。經林校曰。素一作索。書序。入索。昭十二年左傳。入索。釋文並曰。索本作素。昭十二年左傳。是能讀三墳五典。入索九丘。賈逵曰。入索三王之法。定四年。傅疆以周索。杜預曰。索

法也。黃帝問治病之法於岐伯。故其書曰素問。素問者。法問也。猶後世揚雄著書謂之法言矣。三墳五典。人索九丘。典索皆得訓法。夫曰五法人法之問。義無乖悞。若如俞說。則是人索爲人空。九丘爲九空。素問爲空問。不詞孰甚焉。故特辨之。

劉向別錄云。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。故曰太素。素問乃太素之問。答義可證焉。而其言不曰問索。而名素問者。猶屈原天問之類也。倒其語焉爾。趙希弁讀後忘云。昔人謂素問爲素書。黃帝之問。猶言素書也。皆與全說同。

人將失之邪。

今時之人。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。時世異邪。人將失之邪。樹案人將失之邪。當作將人失之邪。下文曰。人年老而無子者。材力盡邪。將天數然也。一也。與邪。古字通。大戴禮五帝德篇。請問黃帝者人邪。抑非人邪。樂記正義引邪作也。史記張儀傳。此公孫衍所謂邪。秦策邪作也。淮南精神篇。其以我爲此拘拘邪。莊子大宗師篇。邪作也。是也。上句用邪。而下句用也者。書傳中多有之。昭二十六年左傳。不知天之棄魯邪。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。史記淮南衡山傳。公以爲吳與兵是邪。非也。貨殖傳。豈所謂素封者邪。非也是也。一徵四失論曰。子年少智未及邪。將言以雜合邪。與此文同一例。將猶抑也。時世異邪。將人失之邪。謂時世異邪。抑人失之邪。材力盡邪。將天數然也。謂材力盡邪。抑天數然邪。子

年少智未及邪。將言以雜合邪。謂子年少智未及邪。抑言以雜合邪。注以將爲且失之。楚策曰：先生老悖乎？將以爲楚國祇祥乎？漢書龔遂傳曰：今欲使臣勝之邪？將安之也？（也與邪通）楚辭卜居曰：吾寧悃悃歎歎朴以忘乎？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？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？將游大人以成名乎？以上將字亦並爲詞之抑。

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。

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食飲有節三句，林校曰：按全元起注本云：飲食有常節，起居有常度，不妄不作。太素同。樹案全本揚本是也，作與詐同。（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，鄭注曰：今月令作爲爲詐僞，荀子大略篇曰：藍苴路作，似知而非，作亦詐字。）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相對爲文。飲食有常節，起居有常度，相對爲文。不妄與不作，相對爲文。（徵四失論曰：飲食之失節，起居之過度。又曰：妄言作名，亦以節度妄作對文。）作古讀若詐。上與者數度爲韻，下與俱去爲韻。王氏改飲食有常節，起居有常度，爲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則句法虛實不對，改不妄不作，爲不妄作勞，是誤讀作爲之作。（揚上善太素注誤同。）而以作勞連文，殊不成義。既乖經旨，又昧古人屬詞之法。且使有韻之文，不能諧讀，一舉而三失隨之，甚矣。古書之不可輕改也，以耗散其真。

以欲竭其精。以耗散其真。林校曰。按甲乙經耗作好。樹案以耗散其真。與以欲竭其精。句義不對。則皇甫本。作好是也。好讀者好之好。好亦欲也。一凡經傳言者好。即者欲。言好惡。即欲惡。孟子告子篇。所欲有甚於生者。中論天壽篇。作所好。荀子不苟篇。欲利而不爲所非。韓詩外傳。作好利。作耗者。聲之誤耳。王注謂輕用曰耗。乃肥說不可通。不時御神。

不知持滿。不時御神。林校曰。按別本時作解。樹案時字是。解字非也。時善也。不時御神。謂不善御神也。小雅頌弁篇。爾殺既時。毛傳曰。時善也。廣雅同。解與時。形聲均不相近。無緣致誤。亦無由得通。蓋後人不明時字之訓。而妄改之。且善亦有解義。學記相觀而善之。謂摩。正義曰。善猶解也。是也。愈不必改爲解矣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。皆謂之。

林校曰。按全元起注本云。上古聖人之教也。下皆爲之。太素千金同。揚上善云。上古聖人使人行者。身先行之。爲不言之教。不言之教。勝有言之教。故下百姓。做行者衆。故曰。下皆爲之。樹案全本揚本孫本及揚說是也。夫上古聖人之教也。句。下皆爲之。句。下皆爲之。言下皆化之也。書梓材厥亂爲民。論衡效力篇。引作厥率化民。是爲卽化也。王本作謂者爲之。借字耳。傳五年左傳曰。一之謂甚。其可乎。六微旨大論曰。升已而降。降者謂天。降已而升。升者謂地。昭元年傳曰。此之謂多矣。若能少此。

吾何以得見十年傳曰。能之謂甚矣。而壹用之。廿一年傳曰。登之謂甚。吾又重之。周語曰。守府之謂多。胡可與也。晉語曰。八年之謂多矣。何以能久。大戴禮少閒篇曰。何謂其不同也。此從元本。楚策曰。人皆以爲公。不善於富擊。管子霸言篇曰。故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而我不謂貪者。韓詩外傳曰。王欲用女。何謂辭之。又曰。何謂而泣也。淮南人閒篇曰。國危而不安。患結而不解。何謂貴智。列女傳仁智傳曰。知此謂誰新。序雜字篇曰。何謂至於此也。漢書文帝紀曰。是謂本末者。無以異也。以上並以謂爲爲。爲與謂。一聲之轉。故二字往往通用。說苑君道篇。則何爲不具官乎。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。呂氏春秋精諭篇。胡爲不可。淮南道應篇。爲作謂。文子微明篇。居知所爲。淮南人閒篇。爲作謂。此從道藏本。漢書高帝紀。酈食其爲里監門。英布傳。胡爲廢上計。而出下計。史記爲並作謂。正如素問下皆爲之。而王氏所據本。爲字作謂。蓋假借。皆主乎聲。語辭之爲通作謂。行爲之爲通作謂。作爲之爲通作謂。故化爲之爲亦通作謂。王氏不達。誤以謂爲告謂之謂。乃升下字於上句。也字之上。以上古聖人之教下也。爲句。皆謂之。三字下屬爲句。失其指矣。

恬憒虛无。

恬憒。元熊宗立本。明道藏本。均作恬憒。樹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蒼頡篇曰。憒。恬也。是憒與憒同。憒之爲憒。猶憒之爲憒。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。綠池汎淡淡。李善曰。淡與憒同。然釋音作恬憒。則宋本本作恬

僮。陰陽應象大論。樂恬僮之能。藏本作恬僮。僮亦與澹同。淮南僉真篇注。僮定也。後漢書馮衍傳注。僮定也。僮與澹同。故淮南泰族篇。靜漠恬淡。其字亦作澹。移精變氣論。此恬僮之世。亦並作恬僮。

其民故曰朴。

故美其食。任其服。樂其俗。高下不相慕。其民故曰朴。林校曰。按別本曰作日。宋本曰。上衍云字。今據熊本藏本刪。樹按曰。字義不可通。別本作日是也。日與孟子盡心篇民日遷義之日同義。言其民故日以朴也。作日者。形似之誤。大戴禮會子天圓篇。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。淮南天文篇。日作日。誤與此同。

髮始墮。髮墮。鬚眉墮。

五七陽明脈衰。面始焦。髮始墮。又下文曰。五入腎氣衰。髮墮。齒槁。長刺節論曰。病大風。骨節重。鬚眉墮。熊本藏本作墮。王於墮字均無注。樹案墮本作髻。說文。髻。髮墮也。字通作墮。墮之爲言。秃也。墨子修身篇。華髮墮顛。而猶弗舍。墮顛卽秃頂。今俗語猶然。髮秃謂之墮。鬚眉秃謂之墮。毛羽秃謂之髡。文選江賦。產髡積羽。李善曰。髡與髡同。引字畫。髡。落毛也。郭璞方言注曰。髻。毛物漸落去之名。角秃謂之隨。呂氏春秋至忠篇。荆莊哀王獵於雲夢。射隨兕中之。尾秃謂之隨。淮南說山篇。髻屯犂牛。既科以髻。高誘曰。科無角。髻無尾。草本葉秃謂之墮。脈解篇。草木畢落而墮。大元窮次。四土不和。本科髻。范望曰。科髻。

枝葉不布。一聲義並同也。

此雖有子。男不過盡八人。女不過盡七七。

帝曰。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。何也。岐伯曰。此其天壽過度。氣脈常通。而腎氣有餘也。此雖有子。男不過盡八人。女不過盡七七。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。王注。此雖有子三句。曰。雖老而生子。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。樹案。此謬說也。詳岐伯之對。謂年老雖亦有子者。然大要生子常期。男子在八人以前。女子在七七以前。故曰。此雖有子。男不過盡八人。女不過盡七七。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。男不過盡八人之男。即承上文之丈夫而言。女不過盡七七之女。即承上文之女子而言。並非謂年老者所生之子。何得云子壽亦不過天癸之數乎。且老年之子。必不壽。亦無是理。

真人。

余聞上古有真人者。提挈天地。把握陰陽。王注曰。真人謂成道之人也。樹案。注義泛而不切。且成與全義相因。無以別於下文淳德全道之至人。今案。真人謂化人也。說文曰。真。僊人變形而登天也。從匕。匕即化之本字。從目。從匕。人所乘載也。是其義矣。

至人。

中古之時。有至人者。淳德全道。王注曰。全其至道。故曰至人。林校引楊上善曰。積精全神。能至於德。故稱至人。樹案。楊王二注。皆望下文生義。

不思下文言淳德全道不言至德至道殆失之矣。今案至者大也。爾雅曰。陞大也。郭璞作至。釋文曰。陞本又作至。易象傳曰。大哉乾元。至哉坤元。鄭注。哀公問曰。至矣。言至大也。高誘注。秦策曰。至。猶大也。注。呂氏春秋求人篇曰。至大也是至人者。大人也。乾文言曰。夫大人者。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此文有至人者。淳德全道。意義相似。莊子天下篇曰。不離於真。謂之至人。不離於真。猶下文言亦歸於真人也。故居真人之次。論語曰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言。故在聖人之上。

使志若伏若匿。若有私意。若己有得。

熊本藏本。若匿作若匪。注云。今許匪字當作匿。樹案高誘注。呂氏春秋論人篇曰。匿猶伏也。經以匿與伏並舉。又與意得相韻。一意古或讀若億。論語先進篇。億則屢中。漢書貨殖傳。億作意。明夷象傳。獲心意也。與食則得。息國則爲韻。管子戒篇。身在草茅之中。而無懼。意與惑色爲韻。呂氏春秋重言篇。將以定志意也。與翼則爲韻。楚辭。天問何所意焉。與極爲韻。秦之罕刻石文。承順聖意。與德服極。則式爲韻。其爲匿字無疑。王注生氣通天論。引此亦作匿。尤其明證也。作匪者。乃北宋以後之誤本。何以明之。匿與匪。草書相似。故匿誤爲匪。一也。宋本正作匿。生氣通天論注引同。則今許匪字當作匿之注。其非王注可知。二也。今許上無新校正三字。又非林校可知。三也。蓋南宋時有此作匪之本。讀者旁記。今許匪當作匿七字。傳寫錯入注內。而熊本藏本。遂並沿其誤耳。

又案若有私意。當本作若私有。意寫者誤倒也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曰。心之所之謂意。鄭注王制曰。意思念也。若私有。意謂若私有所念也。己亦私也。鄭注。特牲饋食禮記曰。私臣自己所辟除者。注有司徹曰。私人。家臣己所自謁除也。注曲禮下曰。私行謂以己事也。注聘義曰。私覲。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。是己猶私也。若己有得。謂若私有所得也。若私有。意若己有得。相對爲文。若如今本則句法參差不協矣。生氣通天論注所引亦誤。

若有私意。當作若私有。意是也。私不必解作己。引鄭義尙牽強。按若私有。意申上若伏。若己有得。申上若匿。伏者初無所有而動於中。故曰私有。有意。匿者己爲所有而居於內。故曰己有得。（趙之謙附記）

名木。

則名木多死。王注曰。名謂名果珍木。樹案注未達。名字之義。名大也。名木。木之大者。（五常政大論。則名木不榮。氣交變大論。名木蒼凋。六元正紀大論。名木上焦。木舊誤作草。辨見本條。至真要大論。名木斂生。）名木皆謂大木。古或謂大爲名。大木謂之名木。大山謂之名山。（中山經曰。天下名山。五千三百七十。蓋其餘小山甚衆。不足數云。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。鄭注曰。名。猶大也。高誘注。淮南地形篇。亦曰名山。大山也。）大川謂之名川。（莊子天下篇曰。名川三百。支川三千。小者無數。）大都謂之名都。（秦策。王不如因而賂。一名都。高誘曰。名。大也。魏策曰。

大縣數百，名都數十。大器謂之名器。《雜記》：凡宗廟之器，其名者，成則釁之，以稷，歷。鄭注曰：宗廟名器，謂尊彝之屬。正義曰：若作名者，成則釁之。若細者，成則不釁。大魚謂之名魚。《魯語》：取名魚，章昭曰：名魚，大魚也。其義一也。

故身無奇病。

唯聖人從之，故身無奇病。樹案此言聖人順於天地，四時之道，故身無病。無取於奇病也。王注訓奇病爲危疾，亦非其義。奇當爲苛，字形相似而誤。苛亦病也。古人自有複語耳。字本作疴，說文：疴，病也。引五行傳曰：時卽有口疴，或作痲。廣雅：痲，病也。洪範五行傳：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。鄭注曰：痲，病也。通作苛。呂氏春秋審時篇：身無苛疾。高誘曰：苛，病也。至真要大論曰：六陰陽之氣清，靜則生化治，動則苛疾起。管子小問篇曰：除君苛疾，苛疾卽苛病也。《疾與病》析言則異，渾言則通。下文故陰陽四時者，萬物之終始也，死生之本也。逆之則災害生，從之則苛疾不起。是謂得道。上承此文而言，則奇病之當作苛病明矣。苛疾與災害對舉，則苛亦爲病明矣。王注於本篇之苛疾曰：苛者重也。於至真要大論之苛疾曰：苛，重也。不知此所謂苛疾，與生氣通天論：雖有大風苛毒，六元正紀大論：暴過不生，苛疾不起之苛，異義。六元正紀大論注：苛，重也。《彼以苛毒與大風相對，與暴過相對，此則苛疾與災害對，與生化對，文變而義自殊，言各有當，混而一之，則通於彼者，必闕於此矣。